

轻叩名门 姚秦川

傅抱石的育儿经



青年时期的傅抱石。资料图

在《名家家风》一书中，详细记载了画家傅抱石如何教导子女的故事，读来受益匪浅。

1946年10月，傅抱石结束了在重庆的生活，携家带口返回南京，定居在傅厚岗6号，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教，讲授书法、篆刻以及中国美术史课程。

几年后，他们家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多了一些摆书摊的商贩，对于喜欢读书的傅抱石来说，那些书摊的出现，给他平日略显繁忙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当时，每天吃过晚饭，只要手头没事，傅抱石都会带着最疼爱的二女儿傅益璇，前往书摊闲逛。此时的傅益璇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，也喜欢读书画画。那时，只要听到父亲喊自己的名字，傅益璇就知道父亲要带自己去逛书摊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时间长了，那些书摊老板得知傅抱石是大画家后，对他都敬仰几分。不过，傅抱石却没有一点大画家的架子，过去之后，他总是非常随和地和那些书摊老板聊天拉家常。等招呼打得差不多了，便拉着傅益璇的小手，给女儿介绍书摊上的那些书：哪本书是讲中国历史的，哪本书是很有名的文学书，哪些书看了对绘画有帮助，等等。傅抱石讲得认真有趣，傅益璇听得专心。

有一天，一位书摊老板腼腆地对傅抱石提了个请求：“傅教授，大家都说您的画画得好看，下次来，不知道能不能带上几幅给我们瞅瞅，也让大家开开眼。”傅抱石谦虚地摆摆手说：“好看谈不上，只是喜欢。不过，下次来我一定记得带上。”

几天后，傅抱石吃过晚饭便出了门，这次他没有带女儿。那天直到很晚，傅抱石才带着几幅画回来。第二天吃饭时，傅抱石说起他昨晚把画带给那些书摊老板看的事，同时表示，也想请对方给自己多提提意见。

傅益璇好奇地问父亲：“他们都是小商贩，真能提出有用的意见吗？”傅抱石一脸严肃地回答道：“不要小瞧了那些书摊老板，他们对美的东西，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，有的想法非常值得学习。所以，不管你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，都记住这句话，多听别人的意见总没坏处。”听了父亲的话后，傅益璇和哥哥姐姐们都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傅抱石一生育有两子四女，他们的品行都像父亲一样，谦逊、朴实、低调。傅抱石去世后，他的儿女们也都成为了画家，有的擅长山水画，有的擅长水墨画，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独一无二。或许，这也是傅抱石留给子女最珍贵的家风吧。

流金岁月 王红雨

踮脚空山里

从四月底开始，庭院里的几丛杜鹃就陆陆续续地开，此起彼伏。这会儿，车库墙角边的一丛开得正好，似一团彩色云霞谪仙飘落在地。我既描绘不出它的美，也说不出它的颜色。到网上去查询和比对，觅得这叫“踮脚色”。

踮脚色，是指杜鹃花鲜艳的紫红色。踮脚也是杜鹃花的别名。唐白居易《题元八溪居》诗云：晚叶尚开红踮脚，秋芳初结白芙蓉。

今天才知晓原来杜鹃花有如此文雅的别名。在杜鹃花之前，我先知道的是映山红，这又回到童年了。那部当时家喻户晓的老片《闪闪的红星》中就有一首《映山红》插曲，如今在网上搜出来听，熟悉的曲调，满满的年代感，“夜半三更哟盼天明，寒冬腊月哟盼春风，若要盼得哟红军来，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

在电影里，是潘冬子的母亲在深情地唱这首歌。记忆中，在片子里并未能够一睹映山红的花姿，隐约记得一幕场景：即将牺牲的母亲那从容坚毅的脸庞被熊熊的火光照亮，潘冬子眼里泪光闪闪，歌声嘹亮又悲壮地响起：“映山红哟，映山红，英雄儿女哟，血染成……”

我不记得当年是在哪里看的这部影片，可能是在母亲教书的海南师范学院的灯光球场，抑或是附近的解放军“一八七医院”操场？感觉该是露天观影，革命歌曲的旋律响起，铺天盖地的豪情和感动。再想想，大半生来和母亲一起观影的体验，几乎都是来自革命老片，记得更小的时候，有一回母亲带我去电影院看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，我一路哭着回来，满脸的眼泪、鼻涕，母亲还纳闷我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，都有些后悔带我去看了。

映山红是革命鲜血染红的，当年我幼小的脑瓜里，是不是有这样的逻辑和定义？初中毕业那年，随母亲出了海南岛，周游岛外各地，到了南京还特地要去雨花台捡雨花石，因为那也是烈士的鲜血染的。

记忆中，上世纪70年代，每次去解放军“一八七医院”看露天电影，队伍都是浩浩荡荡的，邻居们各家推一辆自行车，带着板凳和孩子，一路走过去。道路两旁是田野，看完电影，回来的路上，天黑漆漆的，可以望见那散落在坟茔野地上的闪烁磷火，心里还会掠过一丝莫名的畏惧。这些年，和父母乘车从那一带经过，看着窗外高楼商场林立，再没有当年的一丝痕迹。

那个年代，那个年纪，那么多的感动，都是糊里糊涂的，仔细回想，却又真实而抽象。也不光是孩子吧，据说电影里演唱《映山红》的那位歌唱家，在接到演唱该曲的邀约时，还从来没有见过映山红，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她还专门去了植物园和美术馆，去了解映山红。终于，她找到了演唱时应有的情感。



杜鹃花。资料图

到了快上大学时，母亲一遍遍地叙述和怀想着她母校里的映山红：“中山大学图书馆边有一簇簇的杜鹃花，开得很美。”于是，我最终如愿以偿地和母亲成了校友。

每年春天，中山大学大康乐园的图书馆边上总会绽开一簇簇的杜鹃花。我每次带着书本经过时，仿佛走在与母亲的青春重叠的岁月。

我好奇杜鹃花为何会有“踮脚”这样的别称，一种说法是：在中国，杜鹃花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以“羊踯躅”为曾用名，因植物本身有毒性，令羊犹豫徘徊不前。另有一种版本：在古代传说中，杜鹃鸟原为蜀国的望帝杜宇，死后化为鸟，悲鸣不已，口中流血，滴在花上，染红了杜鹃花。古人看到杜鹃花盛开，其颜色鲜红，联想到杜鹃鸟哀鸣且徘徊不去的样子，便以“踮脚”命名，表达花鸟之间凄美的意境，所谓“春心托杜鹃，踮脚空山里”。

今年三月，我和大学舍友相约云南，看了大理烂漫的樱花和桃花，寻而不遇的乡村古梨树，邂逅古村老宅一株古梅兀自春来发几枝……但我言之凿凿：到云南，最想看的还是漫山遍野开着的杜鹃花——那里本是杜鹃花的故乡。

似水流年。我渐渐发觉，如今吃东西吃的是怀旧，种花也种的是情怀。譬如这样，在大洋这一边的家园植上几丛杜鹃花，年年等花开，看花落。“踮脚”也好，徘徊也行，总之，杜鹃花是心底的一份萦绕，长长久久。

季候物语 吴建

一晴方觉夏深

连日的雨，下得人心也湿了。雨丝细密，如织女抛下的银线，将天地缝作一片。人们蜷缩在屋内，偶尔探头望望天，又缩回去，仿佛怕被雨丝刺了眼。如此这般，竟不知春已悄悄溜走。

巷口的柳树原先是嫩绿的，如今却浓得化不开。那绿意在水雨的冲刷下愈发深沉，竟显出几分老态来。树下常有几只麻雀，羽毛被雨水打湿，显得格外瘦小。它们蹦跳着啄食泥水中的什么，想必是些虫豸罢。行人匆匆而过，溅起的泥水惊飞了它们，转瞬又落回原处，继续它们的营生。

雨丝如细密的帘幕，将世界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灰调之中。街道上行人寥寥，撑着伞匆匆而过，衣角沾着湿漉漉的水汽。店铺的招牌在雨雾里若隐若现，霓虹灯的光晕被雨水晕染得格外柔和。菜市场里，菜贩们百无聊赖地守着摊位，新鲜的蔬菜被雨水冲刷得翠绿欲滴，却少了往日的热闹喧嚣。

雨中的行人，大抵是些不得不外出的人。他们撑着伞，伞面被雨水敲打得噼啪作响。有的伞已经旧了，雨水便从破洞处渗下，滴在人的脖颈上，凉丝丝的。行人也不甚在意，只将脖子一缩，继续赶路。我想，他们心中大约在盘算着柴米油盐的账目，哪有闲情逸致去注意季节的更替。

雨下得久了，连泥土都发出一种霉味。这气味的钻入鼻孔，叫人想起那些久不见阳光的角落，或是压在箱底的旧衣裳。偏生这霉味里又夹杂着几分草木的清香，混合在一起，竟成了这连阴雨特有的气息。人们闻惯了，反倒不觉其臭，只觉得这便是雨天应有的味道。

雨终于停了。

那一日清晨，我推开窗，阳光如洪水般倾泻而入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待适应了这光亮，才发现世界已变了模样。树叶不再是嫩绿，而是油亮亮的深绿，阳光照在上面，竟有些晃眼。路边的梧桐树叶变得更加茂密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油亮的光泽。蝉鸣声不知何时已响彻枝头，那此起彼伏的叫声，仿佛在宣告夏天的盛大登场。我这才惊觉，春已远去，夏已深了。

街道上热闹起来，车水马龙，行人熙熙攘攘。商场里，夏装早已摆满了货架，人们纷纷选购着清凉的衣物。水果店中，西瓜、桃子、葡萄等夏季水果琳琅满目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小贩的吆喝声也响亮了许多，不再被雨声淹

没。一个卖瓜的老汉坐在路边，他的瓜堆得像小山，绿皮上还带着水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几个孩童围着瓜堆打转，眼睛盯着最大最圆的一个，老汉便笑骂着驱赶他们。

阳光照在积水处，蒸腾起一片雾气。这雾气扭曲了远处的景物，使一切看上去都是在晃动。一只黄狗趴在路边吐着舌头，它的影子缩在身下，短得可怜。几个妇人坐在门前的板凳上闲话，手里不停地做着针线活。她们的声音忽高忽低，偶尔爆发出一阵大笑，惊飞了树上栖息的鸟儿。

池塘里的荷花不知何时已经开了。粉红的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蕊，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鲜艳。几只蜻蜓在水面上盘旋，偶尔轻点一下水面，激起一圈微小的涟漪。一个孩童拿着网兜追捕它们，却总是扑空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他的母亲在远处唤他回家吃饭，但他充耳不闻，仍旧执着地追逐那些飞舞的小精灵。

夜晚降临，天上的星星比雨季时明亮许多，银河横贯天际，宛如天神随手撒下的一把碎钻。偶尔有流星划过，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呼，随即又归于平静。

我躺在竹床上，回想那连日的雨，竟觉得恍如隔世。春雨绵绵时，人们盼着天晴；如今天晴了，又开始怀念雨日的清凉。人心总是如此，对眼前的视而不见，对逝去的念念不忘。春去夏来，本是寻常事，却因一场连阴雨，叫人错过了季节交替的瞬间。

连雨不知春去，一晴方觉夏深。原来时光的流逝，从不因人的不觉察而稍作停留。

琼州风物 倪文忠

临高文庙街

每当我漫步在文澜江畔，文庙街在悠闲舒适的氛围下，好像翻开一部典籍深厚的文史巨著。在静水流深的文澜江畔，它像一位弄潮老人，不时地向你诉说他的经历与岁月的沧桑。

我生在农村，童年时，只熟悉故乡的羊肠小道。长大后，我到临高师范读书，住在文庙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，一出门就与文庙街（后改称沿江路）碰面。从此，我对文庙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文庙街与文澜江畔是连在一起的。平时我在文庙街漫步，总是喜欢看沿岸一带的自然风光，看落日黄昏与晨光晚霞。这些如画般的美景，让我感到新鲜，百看不厌。

关于文庙街的情况，父亲告诉我，很早以前，文庙街曾有过一些明代的骑楼建筑，文庙街里的骑楼与海口及三亚的骑楼都不一样，海口与三亚的骑楼，似乎更便于饱览风景，身居其中，可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。

说起文庙街，父亲常常会突然地就沉默下来。父亲说，文庙街对面的河岸，有一座旧石塔，是旧时代里一些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修建的。那个时候，这些远道而来的传教士，就住在相邻文庙街的另一条小巷里，他们的住所，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。这条街的名字也取得奇特，叫史劳街。在传教士居住的四合院里，长着很多古怪的树，其中还有凤凰树，是一处风景非常秀丽的所在。

这些英国传教士走南闯北，胸怀丰富的地理知识。据民间传说，当年，他们在文庙街对面修建这座石塔时，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银两。新建的石塔就在石桥边上，据说白天时的石塔会投下长长的黑影，像一条长鞭横亘着。老人们对于这石塔似乎并不十分喜欢，年深日久地，这石塔和文庙街也都渐渐地破败了。

关于石塔和文庙街的故事，父亲说了很多，我一一存进了记忆里。

如今的文庙街，已建成了水泥路面，路表平坦，四通八达。白天，人们到江畔看江流涌波，流水欢唱，看白鹭戏水，落日撒银辉，或者听评书喝茶，讲故事。晚间，人们还可以随意地在江畔漫步。